

那些可爱的人儿

✿ 陈璐璐 PB10206

有的人只有在科大你才能遇到，一旦遇上，你叹：“太可爱了！”我觉得，遇上他们，既是科大送给我的一份礼物，也是我们之间的碰撞在诠释着科大的性格，科大的流年划断，故事却仍在继续。

“我终于搞清楚究竟是哪个老师用烧杯喝水了。”寝室的同学开心地告诉我。本来已有所耳闻，但是弄清楚真的有人会用烧杯喝水还是让我们兴奋了一会儿，我们于是开始假定，是不是有的人会用玻璃棒搅糖水？果真是化院的人儿！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好好算一笔烧杯的成本，散热效果，得出的结论是——用烧杯喝水还是明智的，当然要新的！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在实验室，有很多存物品的小盒子，既要密封，又得袖珍，师姐的解决策略就是用一堆小饭盒，带密封条的饭盒里存放的永远不是大米饭，而是稀奇古怪的产品。实验与生活如此紧密地揉在一块儿的，恐怕只有科大的同胞了吧，其实就两个字，“实在”。

提到老师，教养生的周老师一定不能错过。选课的系统上显示，养生课安排在二教教室，这让我好开心，也许不用在户外活动，上上理论课就好了呢；这样的窃喜很快就被打碎了，庆幸的是，这是个多么好的老师！因为他讲的内容，也许我不那么懂，也许不是最对的，可肯定是他认为最真的。课上到后半截，他要求我们出去跑步，8圈，听着吓煞人。周老师一再强调，是慢跑，有身体离地瞬间的动作就是跑。既然如此，我和一起选课的同学跑得比走的还慢，巨慢，几乎等同于原地踏步，呼吸比走路还要正常。周老师走到我们跟前说：“你俩跑得不错，刚刚好。”是吗，别人跑完时，我们两个还差两圈。结果集合，解散，不了了之，我们窃喜，也清楚了一件事儿，其实跑慢些

真的不累，还能解乏呢！

我一定要谈谈我的两个室友，一个酷爱弗洛伊德，整天捧着很厚的书在看，几乎每一个话题都能被她联系到弗洛伊德身上。上学期，晚上我们都选了同一门课，我最大的享受，就是晚上回宿舍时，听她讲弗洛伊德，讲上一路，声情并茂。我真觉得她有教书的天分；她坐火车回家时，我送她到校门口，快上出租车时，她问我一个问题，某门课上f这个参数究竟什么含义。我回到宿舍，便开始写短信，解释那个问题，竟聚率（其实是大半年前的一个概念），她开心地回复：“完全明白了。”

另一个妞儿是善良得要死的姑娘，每次出门，都会给我们带小礼物，寄明信片，常常

在凉开水的大杯子里给大家准备上蜂蜜柚子水，特别懂事地给大家带各种水果，打开水。当然，她需要什么的时候，也会毫不客气地先斩后奏。记得第一次去实验室找师兄时，她一定会补充一句话：“师兄，别当我们是女生，我们可以随便支使。”也许，这就是学理科的科大女生的一个特征，柔弱，但有不柔弱的时候。别人常把女孩子比喻成蒲苇，说得太好了，不是有句话说“蒲苇韧如丝”？我想，这也是一个欣赏的角度吧。

还有，对每人都熟识的宿管阿姨，还有，常叮嘱我多吃点东西的东苑二楼的阿姨，玻璃厂妙手拉管的玻璃工师傅，做元素分析的老师，怎么可以有那么一双精细的手呢？

伴着这些可爱的人，我们一起数着流年，看一天一天的阳光透过树荫留下的碎影，科大的温暖就是那细细的影子，数也数不完，姑且就用一个词笼统概括——很多很多！

清秋雅淡

✿ 汪亭

季节更替，宛如一朵花的绽放，倏忽悄然。一夜北风，清秋便乘上节气的班车，匆匆赶回人间。

这淡雅的清秋，来得轻，来得静，来得诗意。天高气爽，风烟俱净。

暮晚时分，行走在乡村，天空蔚蓝透彻，云霞涨红着脸，与夕阳携手。行行雁阵，徘徊南飞，频频回首着这块栖息的土地。一头老牛散步田间，啃着枯草。纯厚的鼻音，悠悠然地唱入每一寸泥土，唱入草间蟋蟀的脚下，唱入兰花的嫩蕊中。广袤的田野上，稻草堆如一座座矮小的茅屋，静默地伫立着，守候收获的喜悦和安宁。

门前的池塘，夏荷逐渐衰败，枯残的荷叶，依附着一条泥沼中的老根，阵阵清风吹过，缓缓地在水面摇摆。

庭院中，槐树叶仿佛按耐不住孤独，片片挣脱枝头，飘零到石径上，盖住搬食物的蚂蚁们。藏匿树梢的秋蝉，时而衰弱沙哑地啼唱；半夜挑灯，蛐蛐躲在窗口下伴奏，一两只蛾子则飞进窗户，绕光起舞。黄菊是农舍的灯盏，点亮清晨。这时，鸡窝里的笑声，此起彼伏，渗入墙角下的松土，惊醒了正在熟睡的斑蝥。

这些清秋的细节，乡村到处可见，从黎明一直上演到夜晚。我的母亲，一个农妇，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深入秋天的心脏，抓一把稻草，将农家的日子点燃。

独自一人倚窗旁，仰望院子里高大的梧桐树，遥想起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来，心中难免情思落寞。偷得浮生半日闲，索然，走出屋子，搬一张摇椅，坐到葡萄架下。捧一本闲书，泡上一碗香茗，细细品略，半醒半醉着；将清秋的凉意、味道，尝个够，吃个饱。

古今诗文中，但凡秋的这部分，都写得最出色最有味。中国的文人诗客，对于秋，总怀有十分浓郁深沉的情感，能特别引出幽远、寂寥和悲凉的感触来。宋代婉约词人柳永的《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寥寥数语，将满腹的愁绪，挥写得淋漓尽致。“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杜牧看着荷叶在秋风中向东倾斜，心中伤感万千。大多诗文中，秋还与乡愁紧密相连着。诗圣杜甫的思乡名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读来感人至深，让多少客居异地的人，望月兴叹，他乡断肠。

我想，四季之中，被传诵最多，韵味最浓的，唯有这诗意盎然的清秋了。漫步在这样的时节里，心无杂念，灵魂澄净。



为我们青春不朽

✿ 少年班学院 李赫

如果说，我们前十几年的学习是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鼓掌。因为科大，不就是我们曾为之抹不去的梦想吗？

回首过去，艰辛的步伐印在我们小小的人生中，可是，我们究竟为什么选择科大，为什么不选一所更轻松的大学？是年轻的心一次莫名的悸动吗？是长辈在十字路口挥动手中的指挥棒吗？我们心中那个模糊的影子该清晰一些了啊！

因为青春，从来不会得过且过。而且汗水，才是人生路上一个接一个最坚实的铆钉。因为汗水，不止滴落在前人的坟墓前，而且可以用来雕刻我们过去懦弱的墓志铭。

为我们青春不朽，我们选择科大。因为“红专”精神丰富的文化遗产，因为钱学森、赵九章等老前辈们严谨治学的学究风格。因为这里有最丰富的知识，因为这里最朴素的品格，那我们该像春蚕，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科学的食粮。不，这还不够，我们更应该像秋雀，贪心的啄食着科学园地里每一粒丰硕的果实。那么科大便是我们的桑，科大便是我们的土。

不知道在大家眼里科大是什么。在我眼里，科大是一张安静的书桌。在繁杂的世界里，给

予我们最单纯的寄托，默默地承载着我们对未来所有的爱和梦想。因此我把我的青春托付给她，所以，无论什么困难、什么打击、什么挫折都不算什么。我将像候鸟一样追随合肥的太阳。在每个鸟声婉转的清晨留下琅琅书声，在每个万籁俱静的夜晚留下一撇灯火。即使精疲力竭，心底总有股力量在支撑。有个声音在歇斯底里的怒喊：前方！那里有温暖啊！因为科大不仅是哺育我们成长的母亲，替我们遮挡人生的风浪，她更是一艘航母，助我们在天边划一道完美的弧线。

我只希望在我们回首这段流淌着泪水与汗水的时光时，不会叹息我们曾经年轻，而是清楚地知道我曾为科大而骄傲。而现在，科大也会为我而骄傲！

我突然想起舒婷的一句诗：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科大啊，不必说如果，我们都爱你，不止会增添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我们要学那英勇的木棉，深深地扎根爱你站立的每一寸土地！

（2013级本科生“我的祖国，我的科大”演讲比赛二等奖）

秋雨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

有雨的秋季
我想在雾霭弥漫的山头
修建一间茅屋 开个小窗子
每个夜幕来临
我挑着一担柴 哼着山歌
回到这能栖息我精神的小屋
你在火堆旁给我烤衣服
缝补我撕裂的草鞋
把烧洋芋刮得金黄
夜晚的秋雨唰唰打在窗上
为你的细语合上节拍
我们不相拥 不接吻
不山盟海誓 不海枯石烂
只伴着秋雨 落尽人间苍凉

秋天

秋天似乎就是为了下一场雨
细细的洒落
软软的飘零
即时那些飞旋的树叶
忍不住沙沙的哭泣
那一点一滴的忧伤
依然在敲打着你远走的行程